

友谊的火花

YOUYI DE HUOHUA



張秉舜 編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砍旗杆.....	1
卖 牛.....	9
友谊的火花.....	25
冲破惊涛骇浪.....	35

砍旗杆

老刘大爷学名叫刘长富。当初，他爹所以给他取个这么吉利的名字，是希望儿子一辈子可别象他这样受穷，永远富裕。可是他们父一辈、子一辈常年劳动，不但没有富起来，反倒越过越穷；等到老刘大爷当家的時候，連仅有的二亩地也叫地主給霸占去了。

自然，那还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。那一年天特別旱，恶霸地主李万亭愚弄村里人求雨。所有的穷人都知道，这又是想熬穷人俩錢化，可是誰都是敢怒不敢言，默默地拿出自己被摊派的錢。那时，老刘大爷正是年紀青，火气旺的时候，又刚当家，有点初生犢儿不怕虎的勁，不买他的賬，就跟收錢的狗腿子說：“我不信龙王，不能拿这份冤枉錢！”誰知道这句话惹恼了李万亭。求雨沒下雨，李万亭却抓住有把的燒餅了，說：“天不下雨，就是因为刘长富把龙王爷得罪了。”就凭这个罪名，把刘长富給抓起来。他老婆东托人，西求人，把二亩地卖了，才算把刘长富弄出来。

从打这以后，老刘大爷就发下洪誓大願：一辈子不再种地，年年只在外边帮人家打井混碗飯吃。可是，話虽如此，却没有能够坚持到底。在他年老的时候，共产党

来了，土地改革，他分得三天黑油油的旱涝保收的連片地。他下力耕弄起来。几年之間，从地无一垧、房无一間的赤貧，达到了有地、有車馬的富裕中农水平。为了能經常的看到这三天地，为了子孙后代能保住这三天地，为了能睡在这三天地上，老刘大爷不顧老伴和三个儿子的反对，在离村子三里开外的自己三天地当央，盖了五間坐北朝南、安有玻璃窗的新房子。为了鎮住土地，避住穷神恶鬼，又找了块汉白玉，求人刻上“泰山石敢当”五个大字，放在門前。

就因为这碼事，村里人給他取了个“旗杆”的綽号，意思就是独挑，諷刺他离羣独居。

开始，大家叫他“旗杆”，他免不了要把面孔板一板，常了，自个还美滋滋的，觉得沒有人再比他精明了。把房子盖在自己地当央，他总结出三大优点：第一，什么时候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土地，譬如說，要是睡到半夜，想看看庄稼长的怎么样，一推开窗就能看見；第二，离村子远，干部找，不方便，少开点会，在家多干点活；第三，种庄稼、收拾庄稼都便利。这三大优点，他認為除了把房子盖在野地里，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到的。所以，每逢家里人因为这房子問題发牢騷的时候，他馬上使第一、第二的搬出来說服老伴、儿子、儿媳。但是，虽然他自己觉得很有說服力，家里的人們可一点不服气，房子問題，总是一个經常被提出討論的問題。成立互助組的时候，全家又为房子吵了几回。儿子

們的意見：成立互助組了，大伙在一塊干活，房子离大伙远，干活别扭，最好搬到村子里去住。老刘大爷連想也沒想，头搖的象貨郎鼓似的，連說“不行”，把搬家的意見頂回去了。可是成立初級社的时候，全家人为了社里的土地連成片，房子問題又照例摆在他們的家庭會議上。老刘大爷还是不同意搬，除了照样搬出他的三大优点外，又增加了新的内容，变成四大优点。他說：“十个指头不一般齐，虽說立了社，一个人一个心眼，人多嘴杂，万一办不好，撤了台，这块地还是咱們的，因为房子、地連一起，別人分不去。”这第二次搬家會議虽然全家反对他，可是仍然失败了。农业合作化高潮以后，小社并大社，土地联成片，全家又自然的討論到房子問題上来，老刘大爷死也不同意搬，并且他把原来的四大优点又发展了一步，增加了第五条，就是：在村子里住，房前屋后种东西地方小，在村子外边就沒有这个缺点。因此，这次的搬家會議又被他坚定不移的看法粉碎了。社里有了四台拖拉机以后，正好在平川地上使用，可是在平川地当央，却有老刘大爷五間房子，象个頑固的碉堡似的挡住拖拉机的前进，拖拉机只好繞过去。为这件事全家人在社里人面前抬不起头来，于是又討論搬家問題。可是老刘大爷一点也沒在乎。他看到拖拉机翻地又快又深，不由的連声喊好，一个站在他旁边的人順嘴說：“拖拉机好是好，你的‘旗杆’可不倒……”他气的一跳三丈三，想发火，可是自己觉得有点理亏，就气

哼哼的走了。虽然他并没有因此認真考虑搬家問題，可是，从这以后，他就开始忌諱“旗杆”这个綽号了。农村中一个运动跟着一个运动开展起来，拿老刘大爷的話來說就是：“新鮮事儿一个跟着一个，不管哪一个对穷人都好处。”尤其是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公布以后，他認真的学习了这个文件，結論是：“这是一部真正的‘天书’，一条一条写的清清楚楚，叫大伙拔穷根，都过富裕日子。”基于这种認識，他把四十条积极宣傳。可是，別看他这样，当家里人跟他提搬家的事时，虽然他不再象过去那样第一第二的数說那五大优点，可他换了个絕招，就是不理睬。他想：反正我不点头，家是搬不成的，这房子还能挡了什么路嗎？家里外头乱吵吵，不听它。家里的人們，不但没有因为他态度消极而停止进攻，相反的随着各項运动的深入开展，攻势越来越猛了，老伴、三个儿子和两个儿媳妇的統一战綫也越来越巩固，只要有一个人一提搬家的問題，其他几个人馬上就参加进来。特别是由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，矛盾就更尖銳了。

有一次，老刘大爷、儿子、儿媳妇都到生产队干活去了，赶上缸里没有水，他老伴和几个小孙子到村子里抬水，把老太太累了个上气不接下气，張口喘不說，晃蕩撒了不少，抬到家只剩桶底了。他老伴这一肚子气呀，就不用提了。老刘大爷一进门，就象架机关枪似地朝他开了火，口口声声埋怨他把房子盖在野地里。

• 4 •

老刘大爷没心思战斗，仅仅问：“房子盖在野地里怎么的？”

老伴说：“怎么的？别扭！白天干活别扭！做饭吃水别扭！社里使拖拉机更别扭……”

大儿子马上插上嘴：“叫人家喊‘旗杆’也别扭！”

老刘大爷一看大儿子说这话，马上把火力转到大儿子身上，两眼一瞪：“老人说话，别乱插嘴！”他想用父亲的身份压一压，平息这场势必发展的争吵，谁想到儿子不买他的账，又顶了他一句：

“自己理亏还不让人说呢！”

“我的理哪个地方亏，社里能全用拖拉机吗？”

“怎么不能？现在咱们家已经挡害了。”

大儿子的话刚落音，三儿子又攻上来了。

开会，这实在也是个大问题，老刘大爷一听这话，不禁咽了口唾沫，想了一想说：“开会怎么的？开会我也不用你们扶着我！”嘴虽这么说，火气却小多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确实吃过不少苦头。大家知道，农村开会非晚上不可，虽说要摸黑走路，他又不能不去听，生怕漏听了毛主席又给出了什么好道道，因此，散会后往家走可就困难了。当然，他可以买只电筒，可又不割舍钱，只好深一脚，浅一脚的往家摸索。不用说，住在村子外老远，自己也感到了很别扭。尽管如此，家却仍然不想搬，他的主意是等一等再说，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。

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在迅速发展。最近，合作社又由大社轉变成了人民公社，样样新鲜事儿都开办了起来。各社拖拉机一集中，成立拖拉机站，一上地好几辆，忽隆忽隆地，真可以說是拖拉机满地跑了。又是食堂，又是托儿所真是熱鬧。看到了这些，老刘大爷不由的联想到房子問題。怎么办？一天三頓飯，全家老少往村子里跑，岂不吃肥了跑瘦了嗎！再說拖拉机吧，一台拖拉机讓人家繞圈过去还說得过去，要是几十台拖拉机一块下地怎么繞圈？拖拉机也不能到老不跑直道啊！总得想个十全十美的办法。因此，在老刘大爷的主持下，家庭會議又召开了，會議主要議程就是討論：社里成立公共食堂了，全家如何吃飯問題。老刘大爷先致詞，大意是：老伴在家做飯、看孩子；他、儿子、儿媳妇都下地，把食堂和托儿所就算成立在自己家里。他的話还没說完，老伴就炸了，她說，如果一定这么办，别人她不管，她要到公社的托儿所当保育員去，这工作，社里已經跟她講妥了；叫老头自己在家管理他的“食堂”和“托儿所”吧，据她看来，社里有組織，实在要比家里好办得多，省力得多。

老刘大爷一听，臉上有点挂不住了，就把桌子一拍說：“咱們家誰說了算？”

老伴也不示弱，她說：“要不叫你說了算，家还不至于弄成这个样哩！”

三个儿子馬上表示同意，齐声說：“对！”



老刘大爷用眼一扫三个儿子：“对什么？”

“妈妈说的对。”

“那么我做饭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！”三个儿子把脸扭向窗外，竭力不让自己笑出声来。

老刘大爷气哼哼地说：“反正我不能在家做饭看孩子！”

老伴有意气他：“你不做饭谁做饭？”

大儿子一针见血的刨到了老根子：“问题很简单，往村子里搬。”

“搬家？”老刘大爷想了半天，自己也觉得除了搬家，也再没有别的好办法了；而且，他也想，别人都高高兴兴的到大食堂吃饭；能单独让自己家的烟囱孤单单的冒烟吗？不能！过去不靠共产党，不靠这帮穷哥们抱

团体，怎能斗倒地主分得了土地？自己看日子有过了，单独了好几年，可有个天灾人祸，还是经不起风险。现在穷哥们听了共产党的话，又要把集体斗争来的地，集中种，这个大集体就越抱越紧了，日子就会越过越牢靠。自己还想些什么呢？这几年为这房子，也受够了窝囊气。都归公社了，不愁吃，不缺穿，几间房子有什么舍不得？哎，三十六策，还是搬为上策，他使劲一拍大腿，狠狠的說：“别穷争讲了，就依了你们的心意——搬家！”

說搬，可也快，不用一天工夫，全家就搬到村子里去了。虽然房子不如原来的宽敞，可拿他们全家的話來說，就是：“别看房子挤巴点，心里可敞亮！”

每天早晨，一敲鐘，老刘大爷全家老少三辈，欢欢喜喜的朝着大食堂走去。吃完了飯，各人走向各人的崗位。从此，也再沒有人叫他“旗杆”了。

1958年9月6日

卖 一 牛

下班鈴剛响，工会小組長就招呼：“都別走啊，上工会礼堂听增产节约报告啦！”

可是，魏富貴象沒听见似的，走出了車間。

魏富貴是鑄造厂的七級老工人。說是老工人，其实他并不老，今年剛四十岁，只是因为有这么几个原因：他成年不刮一次臉，胡子楂总是寸来长，个儿又不高，就象个留起胡須的小老头；論手艺，他是七級大工匠，說过火点象是鑄造厂一面大墙。記得三年前的夏天，他開火蒙眼，眼睛只能影影綽綽的看見点东西，可他舍不得歇工，車間主任几次劝他回家休养，他都不肯，后来硬不叫他干，他火了，說：“我还能看見，少干一天的活，就少拿一天的工錢？”没办法車間主任还是分給了他工作任务。他干了一天，車間主任一檢查，干出来的活，果真絲毫不差，工人們都說：“真行啊！閉着眼都不出廢品。”从此，工友們更敬重他了；講工龄，全厂只有三个老工人比他长，但有两个已經退休了，剩下的一个，是他的师兄弟刘剛。

他有个不大好听的外号，叫“老财迷”。

說起他财迷来，这可得好好交代一下。

魏富贵过日子最省細，解放前不說，解放后很少穿买的衣裳，特别是鞋、袜子。厂里有些年輕的小光棍，好穿新，破鞋，破袜子，穿完了就扔在衣箱里，一到大清扫，又都往外扔，魏富贵就收拾起来背回家去，讓他老婆拆拆洗洗自己对付着穿。

这还不算，他看有些小年輕的，吃飯剩下的菜底、飯粒，也常常用小飯筒，收拾家去喂猪。靠这些捡来的“猪食”，每年他家頂少也能喂两口大肥猪，到时候只花錢买两块豆餅“踹膘”就行了。

这些事在厂子里沒有不知道的。其实，这不能不算是一种美德，他常說：“你們年輕人不知道过日子的艰难！”其实单凭这些大伙也不会給他起个“老财迷”的外号，按魏富贵的收入，他一家的生活就很不錯了，他大儿子在朝鮮，二儿子在解放軍里服兵役，自己也能独立生活，只有他小閨女在家上学，一人撑养两口人还不是好日子啊！可是他家里成年也不吃几頓細粮，总算計着想法攢錢。

因此，大伙这才給他起了这个外号。

有时候大伙叫他老财迷，他还洋洋得意地說：“人沒外名不发，馬沒夜草不肥。”

他家住在南山根，南山根是这个工业城市里的小“农村”。在这住的人，家家有块菜园子，有养猪养奶

羊的，还有养奶牛的。魏富贵除了一块不小的菜园子，还养着两口大肥猪和不少的鸡。

他每天下班回到家头一样事就去看他的大肥猪，再给猪添土两瓢泔水，然后，又蹲在菜园子里侍弄菜。可是今天，他的那两口大肥猪不见了。老婆也没在家。只有上中学的女儿志华在屋里复习功课。

“你妈呢？”

“卖猪去啦！”

“啊，今天就卖了”，他没有再问。拎起把铁锹，跑到猪圈里捣猪粪去了。

魏富贵老婆比他大几岁，可是比起他那满脸胡楂子，可显得年轻的多，她身壮力大，是一个治家的能手，在旧社会里她给人家做衣服，别人一天做一套，她三天就做五套。炕上地下总是俐俐索索的。八一五前后那几年，生活困难，可一年四季多咱都不买烧的，她起早贪黑，到处去筛煤灰，这几年日子过好了，和她计划的好分不开，养鸡、养羊，又养猪，这几项副业，真顶一个人的收入。街坊四邻谁不夸奖魏大嫂，是个过日子的能手，老魏大嫂确实过穷日子过怕了，这回她是想扎下一个不再东拉西扯的好日子根。

二

魏富贵吃完饭，掏出捡来的烟屁股，慢慢地扒开。装满他那“两河水”的烟袋。（原是别人的一个洋式烟

斗，烟杆碎了，他就安一节水笔杆使用。）

魏大嫂收拾完碗筷，从怀里掏出两卷人民币扔给他說：“这两口猪卖的上算，一张口就給四角一斤，磨了一回嘴給加到四角五。”

“‘泡’了多少？”

“花脖子‘泡’了二百五，黑猪二百七。”

两口肥猪卖了二百多块，正好他今天又开薪，半月开了八十多块。放在一块是三百多块。

“姑娘想要十块钱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买皮鞋。”

“噢，去年买的篮球鞋，不还崭新嗎？”

“志华說，那鞋快坏了，还没有换脚的鞋。”

“噢——穿双鞋就得十多块……”

他老婆开开立柜，拱进去半个身子，从柜底掏出个包来，仔仔細細的打开，板板整整的捆着十多捆一块钱一张的人民币，魏富貴看着这些錢滿臉都是笑，接过去数数十二捆，又把才收进来的三捆落起来，又高了一块。

老两口常常在晚上沒事的时候把門关上，把錢拿出来，仔仔細細地数一遍，前天数着数着錢老魏大嫂深深地叹口气說：“这些錢捆着不生利息，真可惜了的。”

老魏說：“这年头放‘印子錢’不行，再說咱們也不能办那号熊事，我看就存銀行吧！对国家对咱們都

有利。”

老魏大嫂殷着眉头，斜着眼没好气地说：“存银行，利息不利息倒是小事，这有钱的名声谁担得起？”平时老魏大嫂就是怕人家说她有钱。

老魏一看魏大嫂不同意，再也沒说什么。

“我倒是有个打算，”魏大嫂说着把钱包起来，又放到柜底下锁起来说：“咱们养奶牛不好么？那利钱可太呀！”

养奶牛利大，魏富贵不是不知道。他家附近有四五户养奶牛的，邻邻居居的都说：“发了”。他早就有意，也跟老婆叨咕过。不过，那玩意娇贵，本钱又大，一头牛两千来块，便说：“行是行，咱可是没养过，万一有个闪失，可就伤了。”

他老婆在这方面比他心细，五年以前，这里有个姓陈的第一个养奶牛，她就留上了神，不断的去串门，关于饲养，挤奶，卖牛奶以及养牛的卫生常识，都打听的一清二楚，究竟有多少利钱，那心里早就有数了。她说：“后边老王家要往外地搬，那头奶牛要卖。听说要两千三百块，我寻思咱把猪和奶羊一起卖了，能凑两千块，再跟他刘大爷借点。奶牛一进门就见利。背起来一天四十来斤奶，一斤两角，一天就是八块，一个月就二百四十多块，去了饲料和杂七麻八的，哪月也得牙剩二百块。……”

魏富贵想了半天，“行是行，可是那玩意人少不好

摆弄！光送奶吧，一天四十斤。……”

“饲养是我的事，你跟志华再帮扶点，再说牛奶现在缺，实在不行花个十块八块雇个人也上算。”

魏富贵想了半天，“行，就是厂子这一气开会报告挺多回来的晚。……不听也行，哎，雇人的事，得核计核计，咱们一个工人家，雇人……”

老魏婆子看老头子同意了，就赶忙说：

“明天我就找老陈家透个信，我想压一压价钱，先给两千块，反正他等着卖。你捎带着把猪圈拆了，盖个牛棚。”

今天，那两口大肥猪果真卖了，眼看快凑到两千块了。

三

工厂里增产节约运动搞的热火朝天，魏富贵两口子在家里也忙的热火朝天，他叮叮当当盖牛棚；他老婆跑进跑出的找中人卖了羊，买了牛，还买了饲料和奶桶，跑到区卫生所去登记；又联系订户。

牛刚牵家来那天，两口子一宿没有睡，特别是魏富贵，他看老婆挤牛奶，竟那么熟练，象干了好几年似的。他跟着打零杂。挤完了奶，两个人就嘀嘀咕咕的核计着怎么精心侍弄牛，怎么能节省又能多攒钱的事。

唠着唠着公鸡报晓了。

他让他老婆去做饭，他挤奶。原来这条牛的奶全部

卖给一个疗养院，牛换了主，奶仍是卖给这个疗养院。
他吃完饭，提着大桶送了去。

一连多少日子，魏富贵总是进厂子晚，出厂子早，大伙都有意见，一天，工会小组长半开玩笑的问他：“你怎么？光知道养牛啦！”

他也半真半假地说：“你眼红是咋的？”

“叫你去听报告。”

“我就不去听！”魏富贵低声的说完，就想走。

“刘支书说了，谁不听，上他那去请假。”

魏富贵瞟巴瞟巴眼：“你就会使牌子唬人。”

工会小组长这一手还真起了作用，嘱咐了句：“晚上去啊。”

他为什么那么怕这个刘支书呢？原来这里有一段故事。

魏富贵是山东人，从小没娘。十岁那年，他爹领他闯关东来到头道。又进了厂子学徒，那时候他就跟刘刚在一起，两人处的就象亲兄弟似的，有一次魏富贵跟日本工头打起来，冷不防叫日本人绊倒了，这时，刘刚急的拿起一个刚铸好的小零件扔过去，把日本工头打晕了。他俩一块跑了出来，后来又一块进了别的厂子。

一九四六年生活最困难的时候，魏大嫂得了重病，仗着刘刚家口少，帮着给治好了。

由于这些，魏富贵更加尊重他这个师兄了。又加上刘刚的脾气暴一些，魏富贵还真有点怕他。因此，这天